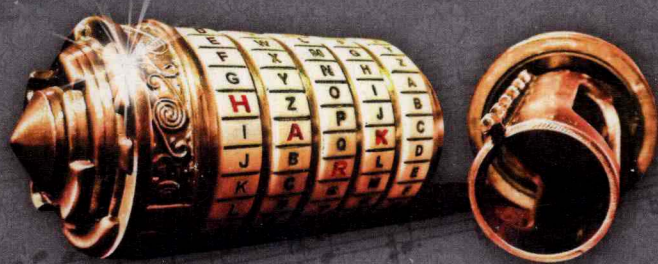


[八十七分局系列小说]

侧耳聆听

HARK!

(美) 艾德·麦克班恩 著 宋青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侧耳聆听

Hark!

(美) 艾德·麦克班恩 著

宋青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侧耳聆听 / (美) 麦克班恩 (McBain, E.) 著, 宋青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1
(八十七分局系列小说)

ISBN 978-7-5133-0139-8

I. ①侧… II. ①麦…②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47808号

HARK! AN 87TH PRECINCT NOVEL by ED McBAIN

Copyright: © 2004 BY HUI CORPORATI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侧耳聆听

(美) 艾德·麦克班恩 著; 宋青 译

责任编辑: 邹 瑄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11.8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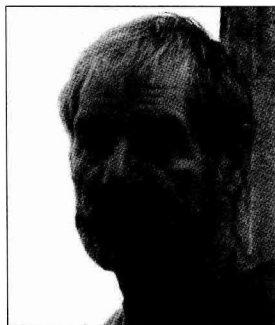
字 数: 156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一版 2011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139-8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艾德·麦克班恩 Ed McBain (1926–2005)

在福尔摩斯时代的推理小说中，警察通常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笨蛋，不然就是闹笑话的家伙。直到伟大的推理小说作家艾德·麦克班恩出现，才使得警察的地位得到了里程碑式的提升，成为推理小说里的破案英雄，从此开创并建立起“警察小说”（police procedural novel）的王朝。

麦克班恩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五日出生在纽约市，父亲是一位邮局的员工。他的本名是萨尔瓦托雷·隆比诺（Salvatore Lombino）。隆比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服役海军期间开始写作，之后以极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亨特学院，并在那里担任教职。

他的意大利裔背景虽然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他写出《黄金之街》（*Streets of Gold*, 1974），但他认为当时的图书市场歧视有外国人名的作家，因此在一九五二年改名为伊凡·亨特。在“八十七分局”诞生之前，他便以此名创作了少年犯罪小说作品《黑板森林》（*Blackboard Jungle*, 1954），并获得了文坛的注目。此书在次年改编为电影，同样取得了极大成功。除此之外，他用过的笔名还有柯特·坎农（Curt Cannon）、埃兹拉·汉农（Ezra Hannon）以及理查德·马斯滕（Richard Marsten）等。

在五十年的作家生涯里，他以亨特或麦克班恩之名写了许

多畅销的小说、短篇作品、剧本和电影脚本（包括担任希区柯克的名作《鸟》的编剧）。一九五六年，他以《恨警察的人》（*Cop Hater*）一书开始了“八十七分局”系列小说的创作，将警察小说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更加写实的新领域。故事背景是一个虚构的城市艾索拉（Isola，其蓝本为麦克班恩熟悉的纽约市），而本书亦为日后的大都市警察小说定下了一个模式：充满罪恶的大都市、多重故事发展、曲折的剧情、激烈的动作场景、贫民区的暴力描写、有计划的团队合作、写实的法医程序，以及外表冷酷、内心却充满热情的警探。

虽然许多人将“八十七分局”系列归为硬汉派小说，然而麦克班恩却认为自己是充满热血的作家、多愁善感的人。他的作品充满了柔情，而他笔下的警探则都是理想主义者。虽然在他的描写中，大都市的警察工作无情而严苛，每天都要面对惊悚和暴力，但麦克班恩依然用乐观的态度审视整个社会，而且最后总是让道德秩序战胜一切。归根结底，这都是因为警察扮演了城市中的好市民，同时也协助法律发生了效用。或许，这就是艾德·麦克班恩的“八十七分局”系列小说能够历久弥新、成为经典的缘故。

一九五七年，麦克班恩凭借《最后的旋转》（*The Last Spin*）夺得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的最佳短篇小说奖。一九八六年，他得到了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的最高荣誉——爱伦坡奖终身成就奖（Grand Master）。一九九八年，他更成为第一位赢得英国推理作家协会最高荣誉钻石匕首奖的美籍作家。同时夺得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推理小说荣誉，让麦克班恩毫无争议地站在了推理文学界的巅峰。此外，他还获得过二〇〇二年法兰克福的原著电子书最佳小说奖。

艾德·麦克班恩 八十七分局系列作品

1956	Cop Hater
1956	The Mugger
1956	The Pusher
1957	The Con Man
1957	Killer's Choice
1958	Killer's Payoff
1958	Lady Killer
1959	Killer's Wedge
1959	'til Death
1959	King's Ransom
1960	Give the Boys a Great Big Hand
1960	The Heckler
1960	See Them Die
1961	Lady, Lady I Did It!
1962	Like Love
1963	Ten Plus One
1964	Ax
1964	He Who Hesitates
1965	Doll
1966	80 Million Eyes
1968	Fuzz
1969	Shotgun
1970	Jigsaw
1971	Hail, Hail the Gang's All Here
1972	Let's Hear It for the Deaf Man

1972	Sadie When She Died
1973	Hail to the Chief
1974	Bread
1975	Blood Relatives
1976	So Long as You Both Shall Live
1977	Long Time No See
1979	Calypso
1980	Ghosts
1981	Heat
1983	Ice
1984	Lightning
1984	And All Through the House
1985	Eight Black Horses
1987	Poison
1987	Tricks
1989	Lullaby
1990	Vespers
1991	Downtown
1991	Widows
1992	Kiss
1993	Mischief
1995	Romance
1997	Nocturne
1999	The Big Bad City
2000	The Last Dance
2001	Money, Money, Money
2002	Fat Ollie's Book
2003	The Frumious Bandersnatch
2004	Hark!
2005	Fiddlers

1

当格洛丽亚进门的时候，她立刻意识到有人在她的公寓里。她把手伸进大手提包里摸索着，突然，一个声音说：“不，别那么做。”

她的手指距离点三八口径的布朗手枪只有一英寸的距离。

“真的，”一个声音传来，“我不会伤害你的。”

她关上门，摸到了门把手旁边的开关，然后开了灯。

他正面朝门坐着。一条灰色裤子，黑色便鞋，蓝色短袜和与之相配的深蓝色长袖亚麻衬衣。衬衣最上面的两个纽扣都解开了，袖口也卷到了手臂上，助听器在右耳上挂着。

“好啊，”她说，“好一位不速之客啊。”

“没错。”他说。

“好久不见了。”她说道。

“你没有还钱。”他说，然后几乎是伤感地耸了耸肩。

就是这样一个耸肩的动作预示着他要杀了她。可能枪现在正在他

的右手里握着，她仿佛也听到了上膛的声响。关于他们之间的过去，她知道他是不会忘记的。

“我会全部还给你，”她立刻说，“所有剩下的钱统统给你。”

“一共多少，格洛丽亚？”

“我并没有省着花。”

“我看出来了。”他说着，微微晃动枪管，上面映出她这间豪华公寓的倒影。她差一点就能摸到手提袋了，但是手枪又一次对准了焦距，稳稳地握在他手里，直指她的心窝。她不知道这是什么手枪，看起来是那种自动式的。但是消音器她一看就认得，细长、锃亮，承诺着死亡。

“那三千万还剩多少？”他问。

“我没有得到那么多。”

“这是警方的估计，至少三千万。”

“他们估计得太多了。”

“你究竟拿了多少，格洛丽亚？”

“那些白粉也就卖了他们说的那个价钱……”

“那就是两千一百六十万。”

他的手紧紧攥住手枪，直指她的心脏。

“但是我只拿到了九成。”

“不管你拿几成，我要两千一百六十万。”

他想都不想就算出了结果。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我就是这样说的。”

他笑了一下，枪没动。

“继续说，格洛丽亚。”

“警察局报的是三千万，可我只到手了两千万。”

“剩下的？”

“我不确定，让我想想。”

“好好想想，格洛丽亚。”他说着又微微一笑，带着威胁和鼓励挥动着手枪。她意识到他并没有失去耐心，也许他并不打算杀掉她。但是枪上装着消音器。除非想要隐藏枪声，否则你不会在枪上装消音器的。

“‘洛克’^①卖了差不多五十万，‘露西’^②估计一百万，我只拿到了一半。‘欧普’^③非常难卖，条子们说有八万四，我大概只拿到了两万五。如果印度大麻也算二万五就不少了。大麻总共买了十五万，至于大麻烟，我自己抽了。”她笑了笑，“我已经抽了一段时间。”

“很长一段时间，”他说，“那让我算算，海洛因两千一百六十万、可卡因两百万、盐酸可卡因五十万、迷幻剂五十万、鸦片两万五、印度大麻两万五，还有十五万大麻，总共加起来是两千四百八十万，大麻烟还在房间里没卖掉。”他说着又笑了，“你可欠我不少钱，格洛丽亚。”

“我花了不少。”

“那剩下的呢？”

“我没算过，不过剩下的就是你的了。”

“哦，那当然。”他说。

“可能有两千万的样子，这可是一笔巨款，桑尼。”他在工作时用的名字是桑尼·桑松，“桑尼”来自意大利文 Son'io，是“我是”的意思，姓氏是从法语 Sans son 变来的，意思是“聋的”。

①原文为 Rocks，盐酸可卡因的俗称。

②原文为 Lucy，迷幻药，即 LSD 的俗称。

③原文为 Ope，鸦片，即 opium 的简称。

“钱呢？”

“在银行保险箱里。”

“你有钥匙吗？”

“有。”

“给我。”

“给你之后，你就杀了我吗？”

“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格洛丽亚。”

“我知道，对不起。放下枪，咱们一起坐下来喝点什么吧。”

“不，算了吧。给我钥匙。不要让你的手离开我的视线。”

他跟着她来到了一间装饰豪华的卧室：四角床、丝绸床幔、意大利古箱，还有和床幔配套的丝绸床单。从一张意大利风格的手工精雕木桌里，她拿出一个黑漆箱子，从里面取出一个很小的红色封口信封，信封上面印有“第一银行”的字样。

“打开。”他说。

她打开信封，拿出一把小钥匙，递给了他。

“好的，”他说，“把钥匙放回去给我。”

她把钥匙放回信封，封上信口，递给了他。他左手接过信，右手拿枪，把信封放到了他的上衣口袋里。

“这就是我的卧室。”她说，笑了笑。

“你让我找了好久，格洛丽亚。”

“我以为你永远都找不到这里。”她说，仍然笑着。

“我甚至不知道你姓什么。”他说。

“嗯，是的。”

“我所了解的就是你十六岁就开始开车，然后你在波士顿的一家银行工作，买了一幢房子……”

“当我一拿到钱，就卖掉了它。”

“那是我的钱。”

“好吧，事实上是卖毒品的不法所得，警察天天在追查。”

“仍然是我的钱，格洛丽亚。”

“嗯，好吧，这一度是你的计划，所以毒品是你的。我们得到了我们应该得的，所以我一个人带着钱跑掉有点不太……呃……正确，我知道这一点，桑尼。天哪，我们的计划真完美。首先在奶牛牧场转移视线……”

“我知道你还记得。”

微笑。

“我怎么能忘了呢？然后是在火葬场的抢劫。”

“对。”

点头。回忆。

“哈伯河道上的霍顿街，”她说，“记得吗，桑尼？我开车，你坐在我旁边。”

“一切都很顺利。”他说。

仍然在微笑，在回忆。

“就像时钟运转。”她对他微笑，感觉最后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找到了你以前住的房子，格洛丽亚，虽然颇花费了一番工夫。”

“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

“康复。你差点把我的命送掉了。一个叫费利克斯·里基特的医生治好了我。我叫他‘费克斯特’^①医生。”他说着又笑了起来。

“对，呃，就像我说过的一样，我很抱歉。”

①原文为 Fixit，即“治好病”（fix it）之意，与医生的名字费利克斯（Felix）发音相近。

“我知道你会的。”他说，然后下意识地盯着手里的枪，“现在那栋房子的主人告诉我，房子是他从一个叫格洛丽亚·安斯道夫的女人手里买来的。”

“对，那就是我的名字。”

“德国血统？”

“嗯，我也这样认为，dorf 这个单词在德语里是‘村庄’的意思。我祖母认为‘anst’是从‘badieanstalt’这个词来的，在德语里是‘洗浴’的意思。洗热水浴的村庄。她认为她的父母亲来到美国时，埃利斯岛^①海关的工作人员把它简化成了‘Anstdorf’，你知道。”

“但这并不是你贴在信箱上的名字，格洛丽亚。”

“是的，不是。”

“你以格洛丽亚·斯坦福的名义买了这所房子。”

“是的。我只是把名字的字母排序颠倒了一下，从Anstdorf（安斯道夫）到Stanford（斯坦福）。这样听起来更有美国味，你知道。”

“相当美国化。”

“在这样一个宣扬自由和勇气的国家，改变一下名字的字母顺序不会有什么害处的，特别是有人在找你的时候。”

“这叫做变位词，格洛丽亚。”

“什么？”

“把一个词的字母位置掉换后成为另一个词。”

“是吗？”

“Anstdorf（安斯道夫）到Stanford（斯坦福）就是一种变位构词。”

“所以我找了一个变位词做名字？我会被诅咒的。”

^①埃利斯岛（Ellis Island），早期移民来美国的人境事务所，现在这个事务所变成了移民博物馆。

“在这样一个宣扬自由和勇气的国家，用变位词做名字不会有什么害处的。”

“也许不会。”

“但我还是找到你了，格洛丽亚。”

“是啊，那我们为什么不尽可能地享受这件事呢？”

“这是你的德国血统吗？”

“什么？”

“用这么差劲的方法勾引我上床。”

“我以为你喜欢这一点呢。”

“在汉密尔顿的汽车旅馆，记得吗，格洛丽亚？”

“噢，你问我记不记得！”

“在红点镇，河的那一边。”

“在树林里。”她说，笑了。

她现在觉得很自信。她坐在床沿，拍拍床，示意他坐在自己身边。他仍然站着，枪口指着她的胸膛。她深吸了一口气。在这样一个宣扬自由和勇气的国家，显示一下丰满胸部的魅力不会有什么害处的。他似乎也注意到了，但也许他只是在上面寻找一个瞄准点。

“这也是你的德国血统吗？”他问道，“一点小小的纳粹礼物？”

“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桑尼。”

“像这样对着我的胸开两枪？”

“呃……”

“像这样把我绑在床上？”

“说到床上……”

“让我流尽最后一滴血直到死亡？”

“我真的很抱歉，真的。你为什么不让我表示一下我有多么抱歉呢？”

“背叛是一场公平的竞赛。”他说道。

“过来，亲爱的，”她说，“站到我的面前。”

“公平就是犯规，犯规就是公平。”他说。

“拉开拉链，宝贝。”

“《麦克白》^①，”他说，“第一场，第一幕。”

然后朝她的胸口开了两枪。

噗，噗。

^① 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前文“公平就是犯规，犯规就是公平”一句，即出现在第一场第一幕的结尾处。

2

“这是一个曲线美女。”马诺汉说。

“你怎么知道这个词的？”门罗问。

“我的第一个妻子是犹太人。”马诺汉说。

门罗并不知道他之前有过一个妻子，也不知道第二个妻子的存在——如果她真的存在的话。眼前这个女人倒在华丽的东方地毯上，裙子在倒下时扬起，露出了纤细的大腿和小腿，而胸部却异常丰满，正切合马诺汉刚刚送给她的评语。她大约五英尺九英寸高，典型亚马逊女人的健美身材，只可惜已经是一具尸体。第一颗子弹射入左胸下部，第二颗在胸骨上方靠中间，每个弹孔周围都有肮脏的血迹，更多血液在身下漫开，把织布地毯都浸红了。侦探们注视着她的伤口，但也许他们只是在欣赏她的胸部。

今天是星期二，六月的第一天，阵亡将士纪念日的第二天。这个躺在马诺汉脚下的女人不过三十来岁，还可以成为一位年轻的母亲——

虽然像这样一位诱人的美女，人们是不会把她和“年轻母亲”联系在一起。马诺汉开始想入非非。也许这个女人在被冷酷地枪杀之前曾遭到过性侵犯。这个想法来自模糊的、令人兴奋的直觉；她躺倒的姿势，露在外面的内裤都给人这种印象。

马诺汉与门罗都穿着黑色衣服，并不是为了哀悼，只是重案组的例行制服而已。这身衣服看起来有着强制和威慑的权利，但是实际上它们的功能也只是建议和监督罢了，有些时候根本没什么作用。他们非常清楚，最终深入的调查程序要移交给侦查队——在这里就是八十七分局——来处理。他们怎么还没有出现？或者需要找一位法医？两位侦探都在想是否可以下楼去喝杯咖啡，打发时光。

报案的杂工仍留在现场，看起来可怜兮兮的。大概因为他没有绿卡，担心自己会被遣送回墨西哥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监工叫他上楼换厨房水龙头的垫圈，他拿着万能钥匙进了门，却发现这位女士……

他坚持称她为“女士”。

现在已经是上午十一点整，女人的尸体躺在卧室里。杂工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可以回到楼下去，没人告诉他应该怎样做，所以他只好待在那里，尽量让自己显得无事，不停地把身体的重量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上，好像他想要上厕所一样。

“你说该怎么办？”马诺汉问道。

门罗看了看手表。“外面还堵车吗？”他问。

马诺汉耸了耸肩。

“你想知道我昨天遇到什么事吗？”

“什么事？”

“我从中国城买了一份食物带走，你知道。”

“是吗？”